

阳光少年书系



YZLI08902265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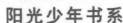
人生途上的锦囊

(智慧篇)

曹文轩 主编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智慧篇)

曹文轩

编选及点评

刘晓南 魏冬峰 胡少卿 赵 晖 邓茵彬 徐则臣
王 颖 文 珍 孙 桂 张 清 史 静 于淑静
陈爱强 孔祥胜 潘森云 杨 梅 王欲祥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途上的锦囊 / 曹文轩主编.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5

(阳光少年书系)

ISBN 978-7-5651-0810-5

I. ①人… II. ①曹… III. ①世界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8613 号

书 名	人生途上的锦囊
主 编	曹文轩
责任编辑	王欲祥 向 磊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盐城市华光印刷厂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15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0810-5
定 价	12.50 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懒惰哲学趣话/[德国]伯 尔	001
黄 昏/[英国]萨 奇	007
你永远 is 部长/[巴西]安德拉德	016
散文诗两篇/郭沫若 许地山	021
听话的艺术/ 杨 绛	025
阅读经典是幸福的/ 梅子涵	030
好孩子的故事/[美国]马克·吐温	036
鲁迅先生的骂人/ 曹聚仁	043
曹操煮酒论英雄/ 罗贯中	049
方鸿渐造访苏家/ 钱钟书	054
窗前的树/ 张抗抗	068
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沈从文	073
看了罗丹雕刻以后/ 宗白华	089
读书的习惯/ 钱歌川	099
开学致词/[德国]埃里希·凯斯特纳	103
书卷长留伴一生/[法国]莫洛亚	110
读书与书籍/[德国]叔本华	117
书的命运/[前苏联]伊 林	126
窃读记/ 林海音	133
夜 曲/ 白 桦	140
恋爱·结婚·黑太太/ 尹雪曼	145
语文二三事/ 吕叔湘	157

葵·薤 / 汪曾祺	162
草船借箭 / 张寿臣	169
渔人码头 / 李晓恒	173
包公审驴 / 佚名	177
敞开的窗户 / [英国] 萨 奇	181
荒岛余生 / [英国] 笛 福	187
鲨 鱼 / [俄国] 列夫·托尔斯泰	194

夫 [德国] 伯 尔

欧洲西海岸的某港口泊着一条渔船，一个衣衫寒伧的人正躺在船里打盹儿。一位穿着入时的旅游者赶忙往相机里装上彩色胶卷，以便拍下这幅田园式的画面：湛蓝的天，碧绿的海翻滚着雪白的浪花，黝黑的船，红色的渔夫帽。“咔嚓。”再来一张：“咔嚓。”好事成三吗，当然，那就来个第三张。这清脆的、几乎怀着敌意的声音把正在打盹儿的渔夫弄醒了，他慢吞吞地支支腰，慢吞吞地伸手去摸香烟盒；烟还没有摸着，这位热情的游客就已将一包香烟递到了他的面前，虽说没有把烟塞进他嘴里，但却放在了他的手里，随着第四次“咔嚓”声打火机打着了，真是客气之至，殷勤之极。这一连串过分殷勤客气的举动，真有点莫名其妙，使人颇感困窘，不知如何是好。好在这位游客精通该国语言，于是便试着通过谈话来克服这尴尬的场面。

“您今天一定会打到很多鱼的。”

① 本文选自《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德语国家卷·向情人坦白》，韩耀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渔夫摇摇头。

“听说今天天气很好呀。”

渔夫点点头。

“您不出海捕鱼?”

渔夫摇摇头,这时游客心里则感到有点悒郁了。

毫无疑问,对于这位衣衫寒伦的渔夫他是颇为关注的,并为渔夫耽误了这次出海捕鱼的机会而感到十分惋惜。

“噢,您觉得不太舒服?”

这时渔夫终于不再打哑语,而开始真正说话了。“我身体特棒,”他说,“我还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么精神过。”他站起来,伸展一下四肢,仿佛要显示一下他的体格多么像运动员。“我的身体棒极了。”

游客的表情显得越来越迷惑不解,他再也抑制不住那个像要炸开他心脏的问题了:“那末您为什么不出去钓鱼呢?”

回答是不假思索的,简短的:“因为今天一早已经出去打过鱼了。”

“打得多吗?”

“收获大极了,所以用不着再出去了。我的筐里有四只龙虾,还捕到二十几条青花鱼……”

渔夫这时完全醒了,变得随和了,话匣子也打开了,并且宽慰地拍拍游客的肩膀。他觉得,游客脸上忧心忡忡的神情虽然有点不合时宜,但却说明他是在为自己担忧呀。

“我甚至连明天和后天的鱼都打够了，”他用这句话来宽慰这位外国人的心。“您抽支我的烟吗？”

“好，谢谢。”

两人嘴里都叼着烟卷，随即响起第五次“咔嚓”声。外国人摇着头，往船沿上坐下，放下手里的照相机，因为他现在要腾出两只手来强调他说的话。

“当然，我并不想干预您的私事，”他说，“但是请您想一想，要是您今天出海两次，三次，甚至四次，那您就可以捕到三十几条，四十多条，五六十条，甚至一百多条青花鱼……请您想一想。”

渔夫点点头。

“要是您不只是今天，”游客继续说，“而且明天、后天、每个好天气都出去捕二三次，或许四次——您知道，那情况将会是怎么样？”

渔夫摇摇头。

“不出一一年您就可以买辆摩托，两年就可再买一条船，三四年说不定就有了渔轮；有了两条船或者那条渔轮，您当然就可以捕到更多的鱼——有朝一日您会拥有两条渔轮，您就可以……”他兴奋得一时间连话都说出来了，“您就可以建一座小冷库，也许可以盖一座熏鱼厂，随后再开一个生产各种渍汁鱼罐头厂，您可以坐着直升飞机飞来飞去找鱼群，用无线电指挥您的渔轮作业。您可以取得捕大马哈鱼的权利，开一家活鱼饭店，无需通过中间商就直接把龙虾运往巴黎——然后……”外国人兴奋得又说不出话了。他摇摇头，内心感到无比忧虑，度假

的乐趣几乎已经无影无踪。他凝视着滚滚而来的排浪，浪里鱼儿在欢快地蹦跳。“然后，”他说，但是由于激动他又语塞了。

渔夫拍拍他的背，像是拍着一个吃呛了的孩子。“然后怎么样？”他轻声地问。

“然后嘛，”外国人以默默的兴奋心情说，“然后您就可以逍遥自在地坐在这里的港口，在太阳下打盹儿——还可以眺览美丽的大海。”

“我现在就这样做了，”渔夫说，“我正悠然自得地坐在港口打盹儿，只是您的‘咔嚓’声把我打搅了。”

这位旅游者受到这番开导便从那里走开了，心里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因为从前他也曾以为，他只要好好干一阵，有朝一日就可以不用再干活了；对于这位衣衫寒伧的渔夫的同情，此刻在他心里已经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是一丝羡慕。

1963年

韩耀成 译

● 读

伯尔(1917—1985)，德国作家，生于科隆。1939年入

科隆大学攻读日耳曼语文学，同年被征入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继续读大学，1947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同年参加“四七”文学社，1951年起专事文学创作。1970—1974年先后任国际笔会联邦德国中心主席和国际笔会主席。伯尔是战后德国“废墟文学”的代表作家，中篇小说《列车正点到达》(1949)、短篇小说集《流浪人，你若来到斯巴……》(1950)及长篇小说《亚当，你在哪里？》(1951)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后作品主要反映现实生活，以写“小人物”的遭遇为主，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九点半钟开始打台球》(1959)、《莱妮和他们》(1971)、中篇小说《丧失名誉的卡塔琳娜·勃鲁姆》(1974)、长篇小说《保护网下》(1979)等。他的作品在遵循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娴熟地吸取了许多现代小说的写作技巧。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文中提出的这个命题实在是有些味道。

到过东南亚一带的游客大都知道，在很多东南亚国家，华人在经济领域占有绝对优势，且不说人口占优势的新加坡，就是人口占少数的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也是如此，甚至连人口只占极少数的印尼，情形也还是如此。导游的解释很简单：华人勤劳。不过，你看看非华裔的马来人、泰国人，似乎大多也活得很滋润。

有一个身体略觉不舒服的人，躺在病床上请医生诊断，他顺便询问医生怎样才能少生病或不生病，医生告诉他：一不能喝酒，二不能抽烟，三不能看电视，四不能斗地主，五不能……还未等那医生教导完，病号从床上跳起

来，头也不回地往外走：那活那么大干什么？

这不是教人们可以偷懒，只是说人类如果整日像蚂蚁、像工蜂那样忙碌，那种生活肯定不是大多数人所羡慕的。

西德意志帝国，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来柏林萨奇

国大议会，中德两国，德国皇帝，德国皇帝，德国皇帝

德国皇帝，德国皇帝，德国皇帝，德国皇帝，德国皇帝

德国皇帝，德国皇帝，德国皇帝，德国皇帝，德国皇帝

德国皇帝，德国皇帝，德国皇帝，德国皇帝，德国皇帝

德国皇帝，德国皇帝，德国皇帝，德国皇帝，德国皇帝

德国皇帝，德国皇帝，德国皇帝，德国皇帝，德国皇帝

诺尔曼·葛尔特茨比坐在海德公园的长凳上，背向着用公园栏杆围起来的长方形草坪。草坪上的青草是一簇簇栽上去的。在他面前，隔着那宽宽的马车道，是海德公园的跑马场。右面是海德公园的自由论坛，从那里，不时传来车辆的喇叭声和交通的嘈杂声。这是三月初的一个傍晚，下午六点半左右。暮色苍茫，笼罩着大地，只有那微弱的月光和点点星星的街灯的亮光冲淡着昏暗的夜幕。马路和人行道都空落落的。然而，就在这若明若暗的夜色中仍有不少被人们遗忘的小人物在活动着。他们有的荡来荡去，无声无息；有的把自己点缀在长凳和木椅上，一点也不显眼，在昏暗中，他们的身影已经无法辨认清楚。

葛尔特茨比此时心旷神怡。眼前的景色与他此刻的心情完全和谐。黄昏，在他看来，是失败者的时刻。经过奋斗然而仍不免遭到惨败的男男女女，在这日薄西山的时候，纷纷出来活动。他们把失掉的好运，破灭的希望深

① 选自《英国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出版。

深深地掩藏起来，躲避着好奇者的寻根问底。他们寒酸的衣衫，压弯的双肩，忧郁的目光，在暮色中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起码，他们不会被人们认出来。

被征服的帝王必然遇到人们奇异的目光。

人心中的这种滋味竟会如此辛酸。

徘徊在暮色中的那些人，决不愿意人们投来奇异的目光，所以他们才采取这种蝙蝠出游的方式，在正经游客走光后的乐园里，心情沉重地寻找着他们的乐趣。一片灌木丛和栅栏遮掩着他们。在这屏障的那边，就是华灯万盏，车水马龙的世界。透过一层挨着一层的窗户，万家灯火光亮耀眼，几乎驱散了黑暗。它标志着那一带是另一类人常去的地方。他们在人生的斗争中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或者，至少还没有到达不得不认输的地步。在这几乎是空无一人的便道上，葛尔特茨比坐在长凳上，止不住思绪起伏。按他此刻的心情来说，他愿意把自己划归到失败者的行列中去。经济上他并不窘迫。假若他高兴，他完全可以信步走到灯火辉煌、人声喧闹的街上去，在那些已经享受着荣华富贵或者拼命想发财致富的互相倾轧着的人群中占据一个位置。他的抱负远比对金钱的追求微妙得多。不过，他失败了。此时此刻，幻灭已经使他心灰意冷，免不掉想去观察那些同他一样，在街灯照射不到的阴影里徘徊着的人们，把他们分门别类研究一番，好从中得到些乐趣。

长凳的另一端，就在他身旁，坐着一位老先生。从他的神态里，可以看出他正在和社会抗衡，但是他的气概已

日趋衰退。或许这只不过是他仅有的一点自尊心的残迹而已。对任何人，任何事，他已经没有力量反抗，成功的希望更属渺茫。他的衣着并不能说寒酸，至少，在那暗淡的光线下还说得过去。然而，你却不能想像穿这身衣服的人会为一盒巧克力花掉一枚两先令六便士的银币或是为一束插在衣领上的石竹花花掉九便士。毫无疑问，他是那种已然被人遗忘的乐队的一员——他们的演奏已不再能使任何人翩翩起舞；他也是世界上那种到处诉苦的人——但是他的悲哀已决不会使任何人洒一掬同情之泪。这时老人起身离去。葛尔特茨比想像得出，在他要回到那个家里，他准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他所遭到的也只会是冷落。再不然老人就是回到那冷冷清清的落脚处。在那里，人们对他的关注始终仅仅集中在他是否有能力偿付每周的房钱上。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黑暗中。长凳上空出来的位子几乎立刻就被一个年轻人所占据。年轻人衣着虽然比较考究，但他面部的神情并不比那位老人开朗。新来的人一屁股坐在长凳上，同时嘴里还狠狠地骂了一声，吐字之清楚就好像是要强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能使他称心如意。

“看来您心情不大好啊。”葛尔特茨比说道，心里揣摸着年轻人的这番表演准是为着引起他适当的注意。

年轻人转过身来，脸上的神情坦然得令人不能产生一点怀疑。但是葛尔特茨比反而因此一下子警觉了起来。

“要是陷入我的困境，您的心情也好不了，”他回答

YANG · GUANG · SHAO · NIAN · SHU · XI

010

说，“我干了一件有生以来最傻的事。”

“是吗？”葛尔特茨比不动声色地问道。

“我今天下午到的伦敦，本打算在伯克夏广场的帕塔刚尼安饭店落脚，”年轻人接着说道，“可是到了那儿我才发现，饭店在几个星期前给拆掉了。旧址上盖起了一家影剧院。出租汽车司机给我介绍了另一家旅店，远一点，可我只好去了。我刚给家里人写完了封信，告诉他们我的住处，就出去买香皂了——我讨厌旅店里的香皂，可自己又忘记准备了。我在街上闲逛了一会儿，在酒吧间喝了杯酒，又逛了逛商店，然后转身回旅馆。就在这时候，忽然意识到，我根本没记住旅馆叫什么，更不知道它坐落在哪条街上。这够多么尴尬！我在伦敦又举目无亲。当然了，我可以打电报给家里人，叫他们把地址告诉我，可是这封电报明天才能收到，而眼下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了。我出来的时候，身上大概只带了一先令。买了块香皂，喝了杯酒，也就花得差不多了，我兜里只剩下了两便士，只怕要落得个流浪街头，无处栖身。”

年轻人讲完这段故事，出现了片刻沉寂。这种沉寂真是意味深长。“您大概想，我讲的这段遭遇荒诞无稽吧。”年轻人随后接着说道，语调里多少带着点委屈的口气。

“这事也并非不可能，”葛尔特茨比像法官审理案件似地说，“记得有一次我也经历过这么一件事。那是在一个外国的首都。不过那次我们一行两人。事情显得更离奇了。幸好我们还记得我们的旅店紧靠条什么运河，一

找到运河，我们就顺着它找到了家。”

听完这段往事的叙述，年轻人精神为之一振。“在国外，我还会这么发愁，”他说道，“总可以找到领事，得到必要的帮助。可是在自己国家里，一旦陷入困境，真是束手无策。我大概得在河堤上过夜了，除非能找到个够朋友的人，能相信这是确有其事。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因为您并没有认为我这段遭遇过于荒唐。”

年轻人往这最后一句话里倾注了不少热情，就好像他有意向葛尔特茨比表示，葛尔特茨比基本上已经具备了够朋友的人的必要条件。

“然而，”葛尔特茨比慢吞吞地说，“您这段故事里的破绽就在于您拿不出那块香皂来。当然了。”

年轻人连忙向前探探身，在大衣口袋里忙乱地摸了起来。他一下子跳了起来。

“准把它丢了！”他怒气冲冲地嘟囔了一声。

“一个下午就丢了家旅馆，又丢了块香皂，这只能说明您存心粗枝大叶。”葛尔特茨比接着说道，可是年轻人没等他话音落地就走了。他顺着小路溜掉了，头昂得高高的。不过，在他那高傲的表情中，总显得有几分疲倦的样子。

“说来怪可惜，”葛尔特茨比想道，“整个故事中只有出去买香皂这一点有说服力，然而在这细节上露了马脚。他要有一点先见之明，就该事先准备下一块香皂，包装和封记都要跟刚从铺子里买来的一样，那他准可以成为这行职业里出类拔萃的人才。干他那一行，什么都得事

先想好。要有这种能力，而且是无限的能力，才能称得上是个歪才。”

想到这里，葛尔特茨比站了起来，准备离去。就在这个时候，他惊讶地、关切地喊了一声。只见地上，在长凳边上，失落着一个椭圆形小纸包，外表和店主人精心打上封记的一样。除了是块香皂，还能是什么！准是那年轻人一屁股坐下来的时候从他大衣兜里掉出来的。说时迟，那时快，葛尔特茨比立刻顺着那条暮色笼罩着的小路追了下去，焦急地寻找着穿浅色大衣的年轻人的踪影。就在他遍寻不见，已经感到无望的时候，忽然发现他要找的那个人正站在马车道的路边上。年轻人神态犹豫地站着，显然拿不定主意，是从海德公园穿过去好呢，还是直奔耐茨布里支的熙熙攘攘的人行道好呢。当他听到葛尔特茨比呼喊他的时候，他带着几分敌意，好像准备自卫似地猛然转过身来。

“能证明您那段遭遇的真实性的重要证人找到了，”葛尔特茨比说道，伸出手来把香皂递了过去，“一定是您坐下来的时候从大衣兜里滑出来的。您走后，我在地上发现的。我曾经对您不信任，您一定要原谅。那时一切证据都对您不利。如今，既然我听取了香皂的证词，我想我也应当服从它的判决。您如不嫌弃，我可以借给您一枚二十先令的金币……”

年轻人连忙接过金币，放进兜里，从而解除了这个问题上的疑虑。

“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地址，”葛尔特茨比继续